

浙江文叢

李漁全集

〔第十二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# 李漁全集

〔第十二册〕

李笠翁批閱三國志（下）

〔清〕李漁評點

蕭欣橋  
俞駕征  
點校  
鄭小軍

浙江文叢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## 三國志卷十五

### 第七十一回

#### 黃忠馘斬夏侯淵

為將者不可不用此  
激法。

却說孔明分付黃忠：『你既要去，吾教法正相助你，凡事計議而行。吾亦撥人接應，你可  
小心。』黃忠應允，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。孔明告玄德曰：『此老將不着言語激他，雖去不能成  
功。他今既去了，須撥人馬前去接應。』玄德曰：『然。』孔明喚趙雲曰：『你可將一枝人馬，從  
小路出奇兵，接應黃忠。若忠勝，你不必出；倘忠有失，你即去救應。』又遣劉封、孟達領三千  
兵，於山中險要去處多立旌旗，以壯我兵之聲勢，令敵人驚疑。各自領兵去了。又差人往下  
辨，授計於馬超，令他如此而行。又差嚴顏往巴西閬中守隘，替張飛、魏延，令飛、延來取漢中，  
共同三路進兵。

為後文襲定軍山伏  
線，為後文截曹操後  
路伏線，又為襲南鄭  
伏線。

此處再叙曹操。

却說張郃與夏侯尚來見夏侯淵，說：『天蕩山折了夏侯德、韓浩。今聞劉備親自領兵來取漢中，可速奏魏王，早發精兵猛將，前來策應。』差人報與曹洪。洪知消息，星夜前到許昌，奏知魏王。曹操聞知蜀兵來取漢中，愕然大驚，急聚文武商議，發兵救應。長史劉曄進曰：『漢中肥饒，倘若有失，中原震動矣。王上休辭勞苦，御駕親征方可。』操自悔曰：『恨當時不用卿言，以致如此。』忙傳令旨，起兵四十萬，魏王親征。此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終，曹操興兵。九月至長安，兵分三路而進：前部先鋒夏侯惇，操自領中軍，後軍救應使曹休。三軍陸續啓行。操騎白馬金鞍，玉轡錦衣；武士手執大紅羅銷金傘蓋，左右金瓜銀鉞，鎧棒戈矛，擺天子之鑾駕，打龍鳳日月旌旗；護駕龍虎官軍二萬五千，分為五隊，每隊五千，按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五色，幡甲馬，并依本色，光輝燦爛，極其雄壯。

兵出潼關，操在馬上望見一簇林木，極其茂盛，問近侍曰：『此是何處？』侍臣奏曰：『此名藍田。林木之間，乃蔡邕莊也。』操與蔡邕素善，先時其女蔡琰乃衛道玠之妻，曾被北虜韃靼擄去，與胡人為妻，生二子，作《胡笳十八拍》，流入中原。操深憐之，使人持千金入番取蔡琰。忙中有此間筆，妙絕。

有左賢王懼操之勢，送蔡琰還漢。操賜金帛，配與董祀為妻。當日到莊前，因想起蔡邕之事，令軍馬先行，操引近侍百餘騎，到莊門前下馬。時董祀在任所牧民，止有蔡琰在莊。聞操至，忙出迎接。操至堂，琰起居畢，侍立於側。操偶見壁間懸一碑文圖軸，起身觀之，問於蔡琰。琰答曰：『此乃曹娥之碑也。昔和帝朝時，會稽上虞有一師巫，名曹盱，能婆娑樂神，五月五

昔姓曹者有孝女，今姓曹者為奸臣，辱沒老瞞甚矣。

蔡琰不言者，欲曹操自解之意。

日，醉舞舟中，墮江而死。其女年十四歲，繞江啼哭，七晝夜不歇聲，跳入波中；後五日，負父之尸，浮於江面。里人葬於江邊。後上虞令度尚奏聞朝廷，表為孝女。尚令邯鄲淳作文，鐫碑以記其事。淳年十三歲，文不加點，一筆揮就。立石墓側。先人聞知去看，時夜黑，以手摸其文而讀之，索筆題八字於其背。後人鐫石繼打，故傳於世，是為先人遺迹。操讀八字云：「黃絹幼婦，外孫齎臼。」操問琰曰：「汝解此意否？」琰曰：「雖先人所遺之迹，妾不知其意。」操回顧衆謀士曰：「汝等解否？」衆皆稽首。於內一人挺身而出，答曰：「某已解其意。」操視之，乃主簿楊修也，見管行軍錢糧，兼理贊軍機事。操曰：「卿且勿言，容吾思之。」操乘馬行三里，忽悟省，笑問修曰：「卿試言之。」修曰：「此隱語也。」「黃絹」，乃顏色之絲也；色旁攬絲，是「絕」字。「幼婦」者，乃少女也；女旁少字，是「妙」字。「外孫」，乃女之子也；女旁子字，是「好」字。「齎臼」，乃受五辛之器也；受旁辛字，是「辯」字。總而言之，是「絕妙好辯」四字。此是伯喈贊美邯鄲淳之文，乃絕妙好辭也。」操大驚曰：「正合孤意！」

操率衆行至南鄭，曹洪接着，備言張郃之事。操曰：「非郃之罪，勝負者兵家之常事。」洪曰：「即日劉備使黃忠攻打定軍山，夏侯淵知王上兵至，固守未曾出戰。」操曰：「若不出戰，示其懦也。」差人持節到定軍山，教夏侯淵進兵。長史劉曄諫曰：「淵性太剛，恐中奸計。」操草手詔與他，依命行之。使命持節到淵營，淵接人。使臣出詔，淵拆視之，詔曰：

詔示夏侯淵知之：凡為將者，固以勇為本，然當以剛柔相濟，不可徒恃其勇，更須行

老奸賊猾，若曉得時，何不先言？

以智計，若但任勇，則是一夫之敵耳。吾今屯大軍於南鄭，欲觀卿之妙才，勿辱吾命可也。

夏侯淵覽畢大喜，重待使命回訖，整率軍馬，要敵黃忠。

却說夏侯淵與張郃商議，淵曰：『今魏王率大軍屯於南鄭，要討劉備。吾與汝久守此地，豈能建立功業？來日吾出戰，務要生擒黃忠。』張郃曰：『不可。黃忠謀勇，更兼法正多機。此間山險峻，祇宜堅守，久必自退。』淵曰：『若他人建了功勞，吾與汝有何面目見魏王耶？汝祇守山，吾去出戰。』淵下令曰：『誰敢出哨誘敵？』夏侯尚進曰：『小將願往。』淵曰：『汝去出哨，與黃忠交戰，祇宜輸，不宜贏。吾有妙計，如此如此。』尚受令，引三千軍離定軍山大寨而前行。

曹操稱淵妙才，且看  
有何妙計。

却說黃忠與法正引兵屯於定軍山口，累累索戰，夏侯淵堅守不出；欲要輕進，又恐山路危險，難以料敵，祇得據守。一日，忠與正商議之間，忽有伏路軍報曰：『山上曹兵下來搦戰。』忠聽得就要出戰。忽一人奮然而出曰：『將軍休動鈞意。待某引一千軍，從山小路抄上，將軍引兵來戰，兩下夾攻，曹兵必敗。』衆視之，乃牙將陳式也。忠大喜，遂令式引兵去了。式將大隊人馬從山後擁來，呐一聲喊，與夏侯尚交兵。尚詐敗，式趕去。忠恐陳式中計，急引一軍趕來接應。行到狹路，被兩山上擂木炮石打將下來，不能前進。式正欲回時，背後夏侯淵出戰，生擒陳式。軍盡降曹。

有敗軍逃得性命，來見黃忠，說陳式被擒。忠慌與法正商議。正曰：『淵為人輕躁，恃勇

有謀有勇，方能取勝。

為陳式作回答禮。

人已換回，又多換一箭，愛此小便宜。

少謀，可激士卒連營稍進，步步為營，誘淵來戰。此乃「反客為主」之計。淵一至，可擒矣。」忠用其謀，將應有之物盡賞三軍，歡聲滿谷，願效死戰。黃忠即日拔寨而進，步步為營；每營住數十日，又進。淵知，欲出戰。張郃曰：「此乃『反客為主』之計，不可出戰，戰則有失。」淵不從郃諫，令夏侯尚引數千兵出戰，直到黃忠寨前。忠上馬提刀出迎，與夏侯尚交馬，祇一合，生擒夏侯尚歸寨。餘皆敗走，回報淵知。淵慌，使人見忠，欲將陳式換尚。忠約定來日陣前相易。次日，兩軍皆到闊處，布成陣勢。忠、淵乘馬立於陣前。答話已畢，各推一人，并無袍鎧，祇穿蔽體薄衣，式、尚各奔本寨。尚比及到，被忠一箭射中後心。尚帶箭歸寨。淵大怒，驟馬徑取黃忠。忠正要激淵廝殺。兩將交馬，戰到二十餘合，曹營鳴金收軍，淵慌回陣。黃忠乘勢殺了一陣。淵問撥發官：「緣何鳴金？」官曰：「某見山凹中有蜀兵旗幡數處，恐是伏兵，故招將軍且回。」淵信其說，堅守不出。

黃忠逼到定軍山下，與法正商議。正以手指之曰：「定軍山西，巍然有一座高山，四下皆是險道，山上足可視其虛實。將軍若得此山，定軍山祇在掌中矣。」忠仰見山頭稍平，山下有些少人馬。是夜二更，忠引軍士鳴金擊鼓，直殺上山頂。有副將杜襲守把此山。襲字子緒，潁川定陵人也。當時止有數百人守山，見忠大隊擁上，遂弃山而走。忠遂得了山頭，正與定軍山相對。法正曰：「待夏侯淵兵至，吾舉白旗為號。他來搦戰，我却按兵不動；待他退兵無備，吾將白旗一舉，將軍却下山擊之：以逸待勞，勝之必矣。來日淵必到，可令半山多設旗鼓以候之。」

却說杜襲逃回見淵，說黃忠奪了對山。淵大怒曰：『黃忠占了對山，不容我不出戰。』張郃千方萬語總不肯聽，取禍必矣。

諫曰：『這奪了對山，乃法正之謀也。將軍不可出戰，祇宜堅守。』淵曰：『占了吾對山，觀吾虛實，如何不出戰？』郃苦諫不聽，分大半軍圍住對山。淵搦戰，從辰罵至午，忠不出戰。法正在山上，見曹兵倦怠，銳氣已墮，盡皆下馬坐息，遂將白旗一招，鼓角齊鳴，喊聲大震，黃忠一馬當先，驟下山來，猶如天崩地塌之勢。夏侯淵措手不及，被黃忠奔到麾蓋之下，大喝一聲，有如雷吼。淵未及相迎，寶刀初起，連頭帶肩，砍為兩段。後史官為馘斬夏侯淵，有詩曰：

蒼頭臨大敵，皓首逞神威。

力趁雕弓發，風迎雪刃揮。

雄聲如虎吼，駿馬似龍飛。

馘斬功勳重，開疆展帝畿。

黃忠斬了夏侯淵，曹兵大潰，各自逃生。忠乘勢去奪定軍山，張郃領生力兵來迎。忠與陳式兩下夾攻，混殺一陣，張郃大敗，奔回本寨而去。忽然山旁閃出一彪人馬，當住去路，為首一員大將，後執一面大旗，上書四個字：『常山趙雲』。未知張郃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趙子龍漢水大戰

却說趙雲攔住張郃，大殺一陣，進退無門，引敗軍奪路望定軍山而走。郃見前面一枝兵來

來得突兀。

迎，乃都尉杜襲也。兩兵并合。襲曰：『今定軍山被劉封、孟達奪了。』鄒聞知大驚，遂引敗兵來到漢水扎營。二將合兵一處。杜襲曰：『將軍且暫管夏侯都督印信，以安民心。』令人飛報魏王。操聞淵死，放聲大哭，方悟管輅之所言。輅言『三八縱橫』，乃建安二十四年也；『黃猪遇虎』者，乃歲在己亥正月也；『定軍之南』者，乃定軍山之南山也；『傷折一股』者，乃淵與操兄弟之親情也。操令人尋管輅時，不知何處去了。操深恨黃忠，遂親統大軍，來定軍山與夏侯淵報仇，令徐晃作先鋒。行到漢水，張郃、杜襲接着曹操。二將奏曰：『今定軍山已失，某等恐失其利，將米倉山糧草移於北山寨中屯積，然後進兵。』魏王依允。

却說黃忠將夏侯淵首級，來葭萌關上見玄德獻功。玄德大喜，加為征西大將軍，設宴慶賀。忽牙將張著來報說：『曹操自領大軍二十萬，來與夏侯淵報仇。』目今張郃在米倉山搬運糧草，移於漢水北山脚下。孔明曰：『今操引大兵至此，恐糧草不敷，故勒兵不進。若得一人，深入其境，一面燒其糧草，一面奪其輜重，先滅操之銳氣，此為上計也。』黃忠曰：『老夫願當此任。』孔明曰：『今曹操舉二十萬之衆至此，必有大將，非比夏侯淵、張郃之兵也。』玄德曰：『夏侯淵雖是總帥，乃一勇夫耳，安及張郃？若斬得張郃，勝斬夏侯淵十倍也。』忠奮然又曰：『吾願往斬之。』孔明曰：『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枝兵去，凡事計議而行，看誰立功。』忠應允便行。孔明就令張著為副將。雲與忠曰：『今操引二十萬衆，分屯十營，將軍在主公前要去奪糧，非小可之事。將軍當用何策？』忠曰：『看我先去如何？』雲曰：『等我先去。』忠曰：『我是主

管輅占辭，至此方悟。又用反激法。

畢竟子龍忠慎，祇圖事之成，可敬，可敬。

將，你是副將，如何爭先？』雲曰：『我與你都一般與主公出力，何必計較？我一人拈鬮，拈着的先去。』忠依允。當時黃忠拈着先去。雲曰：『既然將軍先去，某何不相助？可約定時刻，如將軍依時而還，某按兵不動；若將軍不應時而還，某即破陣救助。』忠曰：『子龍之言是也。』二人約定，各回營中。子龍與部將張翼曰：『今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，若午時不回，我去救應。吾營前臨漢水，地勢危險。我若去時，汝可謹守寨柵，不可輕動。』張翼聲喏。

却說黃忠回到寨中，與副將張著曰：『我斬了夏侯淵，張郃喪膽。吾今日領命去劫糧草，祇留五百軍守寨，你可助吾。今夜三更，盡皆飽食；四更離營，殺到北山脚下，先捉張郃，後劫糧草。』張著依令。當夜黃忠領人馬在前，張著在後，偷過漢水，直到北山之下。東方日出，見糧積如山，軍士看守。曹兵見蜀兵到，盡弃而走。黃忠教馬軍一齊下馬，取柴堆於米糧之上。乾柴堆畢，正欲放火，張郃兵到，與忠混戰一處。操聞之，遂令徐晃接應。晃領兵前進，將忠困於垓心。張著引三百軍走脫，正要回寨，忽一枝兵撞出，攔住去路，為首大將乃是文聘。後面曹兵又至，把張著圍住。

却說趙雲見忠不回，急忙披挂上馬，引三千馬步軍，來與黃忠接應。雲與張翼曰：『日已平西，黃漢升將危矣。汝可堅守營寨，兩壁廂多設弓弩，以為準備。』翼連聲應喏。子龍挺槍驟馬，直殺將來。迎頭一將攔住，乃文聘手下將慕容烈，拍馬舞刀，來迎子龍。子龍手起一槍，刺於馬下。曹兵敗走。子龍直殺入重圍，又一枝兵截住，為首乃牙將焦炳，使三尖刀一口。子龍

較當日長坂坡時一樣神威。

極贊槍法之妙。

提照前事。

兵將口中形容得妙，  
皆先聲奪人之故耳。

喝問曰：『蜀兵何在？』炳曰：『已殺盡矣！』子龍大怒，驟馬一槍，刺焦炳於馬下。殺散餘兵，直至北山之下，見張郃、徐晃兩人圍住黃忠，軍士被困多時。子龍大喝一聲，挺槍驟馬，殺入重圍，左衝右突，如入無人之境。那槍渾身上下若舞梨花，遍體紛紛，如飄瑞雪。張郃、徐晃心驚膽戰，不敢迎敵。子龍救出黃忠，且戰且走，所到之處，無人敢阻。操驚問衆將曰：『此將何人也？』有識者告曰：『此乃常山趙子龍也。』操曰：『昔日當陽長坂英雄尚在！』急傳令曰：『所到之處，不許輕敵。』因此曹兵只看山上招旗之處，指東圍東，指西圍西。子龍救了黃忠，引三千軍，殺透重圍。數內有一人指之曰：『東南上圍的，必是副將張著。』子龍不回本營，遂望東南殺來，所到之處，但見『常山趙雲』四字旗號，曾在當陽長坂知其勇者，互相傳說，盡皆逃竄。子龍又救了張著。

曹操見子龍東衝西突，所到之處，無敢迎敵，救了黃忠、張著，奮然恨怒，自招呼左右將士，來趕子龍。子龍已殺回本寨，部將張翼接着，望見後面塵起，知是曹兵追來，即與子龍曰：『追兵漸近，可令軍士閉上寨門，上敵樓防護。』子龍喝令：『休閉寨門！』遂撥弓弩手於寨外濠中埋伏，將營內旗槍盡皆倒偃，金鼓不鳴。子龍匹馬單槍，立於營門之外。

却說張郃、徐晃領兵追至蜀寨，天色黃昏，見寨中偃旗息鼓，又見趙雲匹馬單槍，立於營外，寨門大開，二將不敢前進。正疑之間，忽魏王到，見軍不動，急教催督向前。衆軍聽令，大喊一聲，殺奔營前，見子龍全然不動，曹兵翻身就回。子龍把槍一招，壕中弓弩齊發。比及天

奇絕，奇絕。

色昏黑，又不知蜀兵多少，操先撥回馬走。祇聽得後面喊聲大震，鼓角齊鳴，蜀兵趕來。曹兵自相踐踏，擁到漢水河邊，落水死者不知其數。子龍、黃忠、張著各引兵一枝，追殺甚急。是夜，操正奔走之間，忽劉封、孟達率一枝兵，從米倉山路殺來，放火燒糧。操棄了北山糧草，忙回南鄭。徐晃、張郃扎脚不住，亦弃本寨而走。子龍先占了曹寨，黃忠奪了糧草，漢水所得軍器無數，差人去報玄德。

子龍英勇又在將士  
口中寫出，一發開  
熱。

玄德遂同孔明前來戰場觀之。玄德、孔明至漢水，憑高望之，玄德問子龍的部將曰：『子龍於此地如何廝殺？』其將答曰：『曹兵二十萬，漫山遍野殺來。子龍引三千兵殺透重圍，救出黃忠并三千人馬。子龍率衆左衝右突，往來廝殺，曹兵散而復合者數次。子龍又殺出重圍，救出副將張著并三百騎，不曾折了一人。子龍又匹馬單槍，立於營外。操親驅兵殺至營前，被子龍招弓弩射之。曹兵敗走，淹於漢水者萬餘人。因此全獲奇功。』玄德大喜，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路，欣然與孔明曰：『趙子龍一身都是膽也！』後人有詩曰：

忠義有心方有膽，  
虎威無敵自無人。  
豈真有膽包身外，  
瀝膽須知不有身。

却說玄德聽得如此，心中大喜，說與衆將，就號子龍為『虎威將軍』，大勞將士。歡宴至晚，忽人來報曰：『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小路而進，來取漢水。』玄德笑曰：『操此來無能為也。我料必得漢中也。』乃率兵於漢水之西，以候曹兵。

恰與後文馬謖對王平語相合。

曹操命徐晃為先鋒，又來決戰。帳前一人出曰：「某深知地利，願助徐將軍同去。」操視之，乃巴西宕渠人也，姓王，名平，字子均，見充牙門將軍。操大喜，遂敕王平為副先鋒，相助徐晃。操屯兵於定軍山北。徐晃、王平引軍至漢水，晃令前軍渡水列陣。平曰：「軍若渡水，倘要急退，如之奈何？」晃曰：「昔日韓信用兵，背水為陣，此按孫子兵法『致之死地而後生』。」平曰：「不然。昔日韓信料陳餘無謀而用此計，今將軍能料趙雲、黃忠之意否？」晃曰：「汝可引步軍拒敵，看我引馬軍破之。」遂令搭起浮橋，隨即過河來戰蜀兵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二回

### 劉玄德智取漢中

却說徐晃引軍渡漢水，王平諫之不聽，渡過漢水扎營。黃忠、趙雲告玄德曰：「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。」玄德應允。二人引兵在途，忠與雲曰：「今徐晃恃勇而來，且休與敵；待日暮兵氣挫動，你我兵分兩路，擊之可也。」雲應允，各引一軍據住寨柵。徐晃引兵從辰時搦戰，直至申時，蜀兵不動。晃盡教弓弩手向前，望蜀營射之。忽一人報與黃忠、趙雲曰：「徐晃用弓弩射者，其軍必退也。可乘勢擊之。」又一人報曰：「曹兵後隊果然退動。」蜀營鼓聲大震，黃忠領兵左出，趙雲領兵右出。兩下夾攻，祇一陣，徐晃大敗，盡逼入漢水，死者無數。晃死戰得脫，到營大責王平：「汝見吾軍勢將危，如何不救？」平曰：「我若去救，此寨亦不能保。我曾諫公休去，公不肯聽，以致此敗。」晃大怒，欲殺王平。平當夜引本部軍，就營中放起火來，曹兵大亂。徐晃棄營而走。平渡漢水來投趙雲。雲引見玄德。平盡獻漢水地利。玄德大喜曰：

送一員鄉導官來了。

『孤仰王子均陳言良策，吾得漢中無疑矣。』遂命王平為偏將，領鄉導使。

却說徐晃逃來見操，說王平反了，去降劉備。操大怒，親統大軍，來奪漢水寨柵。趙雲恐孤軍難立，遂退漢水之西。兩軍隔水相拒。玄德、孔明來觀形勢，孔明見漢水上流頭有一帶土

以虛聲挫其銳氣。

又恐是鬼，又疑是  
神，嚇壞老賊。

山，可伏千餘人。孔明回到營中，喚子龍分付：『汝可引五百人，皆帶鼓角，伏於土山之下。或半夜，或黃昏，祇聽我營中炮響，汝便一齊發擂，却休出戰。炮響一番，擂鼓一番，不要出戰。』子龍受了計，自去埋伏。孔明却在高山上暗窺。次日，曹兵到來搦戰，營中盡數伏定，一人不出，弓弩都不發。曹兵自回。當夜更深，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，軍士歇定，遂放號炮。子龍聽得，令鼓號齊鳴。曹兵驚慌，祇疑劫寨，及至出營，不見一軍。方纔回營欲歇，號炮又響，鼓角又鳴，呐喊震地，山谷應聲。曹兵徹夜不安。一連三夜，如此驚疑。操心怯，拔寨自退三十里，就空闊去處扎營。孔明嘆曰：『曹操雖知兵法，不知詭計。』遂請玄德親渡漢水，背水結營。玄德問計，孔明曰：『可如此如此。』

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，心中稍疑，使人來下戰書。孔明批來日決戰。次日，兩軍會於中路五界山前，列成陣勢。操出馬立於門旗下，兩行布列龍鳳旌旗，擂鼓三擊，喚玄德答話。玄德引劉封、孟達并川中諸將而出。操揚鞭大罵曰：『劉備忘恩失義、反叛朝廷之賊！』玄德曰：『吾乃大漢宗親，奉詔討賊。汝僭越天子鑾儀，自立為王，非反而何？』操怒，命徐晃出馬來捉玄德。劉封出迎。交戰之時，玄德先走入陣。封敵晃不住，撥馬便走。操下令：『捉得劉備者，便為西川之主。』大軍呐喊，殺過陣來。蜀兵望漢水而逃，盡棄營寨，馬匹軍器，丟滿道上。曹軍爭競取之。操急鳴金收軍。衆將在馬上曰：『某等正待捉劉備，主上何故收軍？』操曰：

『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，疑之一也；多弃馬匹軍器者，疑之二也。可急退軍，休取衣服。』操下

令曰：『妄取一物者立斬！火速退軍！』曹兵方回頭時，孔明號旗舉起，玄德中軍領兵便出，黃忠左邊殺來，趙雲右邊殺來。曹兵大潰而逃。孔明連夜追趕。操傳令軍回南鄭。祇見五路火起，原來魏延、張飛得嚴顏代守閭中，分兵殺來，先得了南鄭。操心驚，奔陽平關而走。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。安民已畢，玄德問孔明曰：『曹操敗速者，何也？』孔明曰：『操平生為人多疑，雖能用兵，疑者多敗。吾以疑兵勝之。』玄德曰：『今操退守陽平關，其勢已孤，先生將何策以退之。』孔明曰：『某已定了。』便差張飛、魏延分兵兩路，去截曹操糧道；令黃忠、趙雲分兵兩路，去放火燒山。『糧草盡絕，豈能久住乎？』玄德曰：『妙哉！』衆將各引鄉導官軍去了。

却說曹操退守陽平關，令軍哨探，回報曰：『今蜀將遠近小路盡皆塞斷，砍柴去處盡放火燒絕，不知兵在何處。』操正疑惑間，又報曰：『張飛、魏延來往劫糧，必得大將相助。』操問曰：『誰敢敵張飛？』許褚曰：『某願往。』操令許褚引一千精兵，去陽平關路上護接糧車。當日，部糧官參拜褚曰：『若非將軍到此，糧又不得到陽平矣。』將車上的酒肉獻於許褚，諸將痛飲，不覺大醉。褚乘酒興，催糧車行。押糧官曰：『前褒州之地，山勢險惡，未可過去。』褚曰：『吾有萬夫之勇，豈懼他人哉！今夜乘着月色，正好使糧車行走。』許褚當先，橫刀縱馬，引軍前進。

二更以後，往褒州路上而來。行過一半，忽山凹裏鼓角震天，一枝軍當住，為首大將乃燕人張翼德也，挺矛縱馬，直取許褚。褚舞刀來迎。祇一合，矛中許褚肩膀，翻身落馬。手下牙將向了酒興。

醉人在月下，一發動萬夫之勇，無濟於事，為好酒者戒之。前急救，退入軍中，弓弩亂發。翼德不能向前攻敵，祇奪了糧草車輛。後人有詩贊張飛曰：

萬夫之勇，無濟於事，為好酒者戒之。

雄哉翼德，銳氣如虎。據水斷橋，橫矛一舉。入州釋嚴，出褒刺褚。威震關中，分茅列土。

張翼德盡奪糧草車輛而回。

却說衆將保着許褚，回見曹操。操就令醫士療治金瘡。操自提兵來，與蜀兵決戰。玄德引軍出迎。兩軍陣圓，玄德令劉封出馬。操罵曰：『賣履小兒，常使假子拒敵！吾若喚黃鬚，正復相對。』

吳有紫鬚，魏有黃鬚，正復相對。  
來，汝假子為骨醬肉泥也！』劉封大怒，挺槍驟馬，徑取曹操。操令徐晃來迎，封詐敗而走。操引兵追趕。蜀兵營中四下炮響，鼓角齊鳴。操懼有伏兵，急退軍時，曹兵自相踐踏，死者極多。操回陽平關，方纔歇定，蜀兵趕到城下，東門放火，西門呐喊，南門放火，北門擂鼓。操大懼，棄關而走。後蜀兵追襲。操正走之間，前面張飛引一枝兵痛殺一陣。魏將保操奔走。趙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，黃忠從褒州殺來。操大敗，諸將驚慌。操驟馬加鞭，方逃至斜谷界口，忽塵頭一起，一枝兵到。操曰：『此軍若是伏兵，吾今休矣！』其兵將近，乃操之次子曹彰也。

勢窮力竭，來得湊巧。

彰字子文，少善騎射，膂力過人，手格猛獸，不避凶險。操常戒之曰：『汝不讀書而好汗馬，此乃匹夫之勇，何足貴也？』彰曰：『大丈夫學衛青、霍去病，立功沙漠，長驅數十萬衆，縱橫天下，是其志也，何能作博士也？』操常問諸子之志，彰曰：『好為將。』操問：『為將何如？』彰曰：『披堅執銳，臨難不顧，身先士卒，賞必行，罰必信。』操大笑。二十三年，代郡為烏丸反，操令彰引兵五萬討之。臨行，操戒之曰：『居家為父子，受事為君臣。動有王法，爾可戒之。』

百忙中忽叙曹彰生平，補前文所未及。